北齊書

九

列傳第三十四　北齊書四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陽斐字叔䜌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

贈幽州刺史考莊時斐於西兗督護流民有功
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
府中郎修起居注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
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
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
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
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
羊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
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

橋壞斐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爲公家苑囿遺斐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荅書拒曰當今殷夏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續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

能窮其情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隤墻填壍亂以收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祗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

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
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衞大將軍兼都官
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
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 拜儀同三司食廣阿
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
謚曰敬簡子師孝中書舍人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
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

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
爲大將軍西閤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
強濟爲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
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
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
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
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
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
特赦潛以爲岳行臺郎還遷中書侍郎尋遷

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尹丞尋除司州別駕出爲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爲南討經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陳秦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

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爲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惣軍民大樹風績甚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

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頻雜又髙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勑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勑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擾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華緣道流涕送

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兖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爲嗣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爲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

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實録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性惰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爲然武平末卒懷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

懷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藉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順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脩並爲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勳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父兄正達正思正山魏右光祿大夫道幼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

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
兄弟以后舅武平中並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
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
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晉陽
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正達
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
熙裕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爲親表
所敬重潛從祖兄孫之魏尚書義僖之子清靖
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字彦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世爲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黄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内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

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爲秘書監齊州大中
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
轉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
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
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
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
林館監撰新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
史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
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冑多處

京官而劼二子拱撝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
劼曰拱撝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
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恥
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
者莫不歎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湝丞相諮議參
軍管記室撝揚州録事參軍廓之沉隱有識量
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爲琅邪王儼大司馬西
閤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

宗有志尚叔武兩兄觀仲並以文章顯於洛下
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
人賀拔勝荆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
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世宗降辟
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衣乘露車
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肅
宗即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問
以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
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

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筭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粮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慼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粮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

弊自長安以西民踈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遥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祚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禄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

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遜皆以寒餧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尚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

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儁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為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並召為州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

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淩僭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

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勅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爲荆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

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復引爲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

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愼莫妄言也元象初録荆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淸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去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進號

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晋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踈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於後高德政以聞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

中山太守顯祖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乾
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中
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大
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之
治術休之荅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
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除都官尚書
轉七兵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
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兗
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

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並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荅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

有嫌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勑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動作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監便謂人云我巳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與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

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

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録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子辟彊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彊悦無文藝休之

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淨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閤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

轉大司農少卿又除大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義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韋修坐爲首寮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治

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兗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竟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勑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

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即眞聿修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

以為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饟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欵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兖州時邢邵為兖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為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

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
道喪若違忤要勢即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
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
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
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
又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
十二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參軍事隋開皇
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

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彦玄弈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兹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列傳第三十四　北齊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五　北齊書四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

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普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録事參軍不行尋轉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擢爲泰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諧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

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又瀛州長史高祖
行經冀州揔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户口增損
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
事緒非一稚廉每應立成恒先期會莫不雅合
深旨爲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
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
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並謝
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
酒高祖還并以其事告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

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未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荅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内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為非帝意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

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即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爲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爲并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

封述字君義渤海蓨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

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啓爲御史遷大司馬淸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删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定五年除彭城太守當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黃門侍郎齊受禪與李奬

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
除清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
州刺史大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敕與
録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
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
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
兗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
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
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

病困篤亦絶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
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内
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娉及
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
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
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送贏
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
客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述
弟詢字景文魏貟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

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郡太守遷[illegible]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閱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一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即是畿郡軍國責辦賦

斂無准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
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
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
洽並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據
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漕軍無乏絶引洧水灌
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
省中號爲長髯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
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
時人又號爲齊鬚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丞爲

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
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
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
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
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馮附
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
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
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

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責
坐杜口或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子文紀武
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
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
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
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
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
世孫魏梁州刺史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兖州別

篤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侶爲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郭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又兼治中從事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釋巾太師咸陽王行參軍遷祕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

步兵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并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所在咸爲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勑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禄少卿加龍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大中大夫兼光禄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卒列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

子者並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荅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宗大將軍府東閤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

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南兗州長史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除員外散騎常侍天中四年涼州大中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

服闋吏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明初出爲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爲吏部郎中議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莅涇州頗著聲績除秦

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來瓜步直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年秘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既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效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

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尉破胡人豈王之所知進既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於曇頊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

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勑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莒州刺史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遊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於附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

空參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比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字稚延有器幹善草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修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侍

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績及為度支屬政荒國蹙儲藏虛竭賦役繁興修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并省尚書隴西辛慤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並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官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

述聚積財賄敝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俱美士人君子可不愼與

賛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黃歿存縑素封及源許終爲身蠹

列傳第三十五　北齊書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六　北齊書四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

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
馬之間因魏氏喪亂之餘屬尒朱殘酷之舉文
章咸蕩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
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
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潜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
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蹈名教之地漸
仁義之風與屬疆埸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
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
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

罪寘之賔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禀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

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
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
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慹無琢磨之實下
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
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
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民司存或失其
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
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
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

遊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綱疎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甜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情亦不撿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

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

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

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之愼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衞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

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錯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録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並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元士著於隋書輒不重述

李鉉字寳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

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

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
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
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
學博士武定中　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
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
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
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
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
名之言乃喟然有刋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

説文爰及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
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都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
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
士時詔北平太守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
草定新曆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
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
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甚
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
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陽

元懿宋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溫渤海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強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初爲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爲永安公府長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撰魏史啟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

闕收常所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衆以為無嫡子立嫡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

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
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
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
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
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
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
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
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出母
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

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
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
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
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
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
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
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
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
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

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

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識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

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音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

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

講經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

荅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晝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大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

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爲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閒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荅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

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州諸軍事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去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嗣元熙字長明少傳父

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穎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爲賓

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
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
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
士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
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字
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
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
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
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每遣徐之範等治療

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
恒就宅送御食遷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祿大夫
食恒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
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
官並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
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撼制館事除侍中四
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相彌
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贈侍中齊濟等
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

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哥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詔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例見者爲其慙悚子瑜薄傳父業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黃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畏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著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定初本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會因此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左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餘並如故會參掌雖繁

教授不關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若難酬
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為儒宗所推
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
家晝夜承閑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
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
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
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
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曾令家人遠
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

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
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
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為人占筮小大必中但
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
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
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
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
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
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

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龔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畏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

之次撰刋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
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國子博士
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
雅好古學精力絶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徧通
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
服其強辨魏末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
子講讀起家殄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
州主簿從世宗赴并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
中爲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於晉陽擢兼祠

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宮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世祖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琅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尋爲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爲儼講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

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爲其指南
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爲洪
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
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
奏事不趨呼爲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
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
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
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
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爲

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
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
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
其矜誕如此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
雕與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之
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
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位至
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者
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

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歔欷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死德冲和謹謙讓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爲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絶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儒祕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録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

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

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欽重啓除其府諮議參

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爲猖蹶靈暉

唯默默憂顇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爲

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諮

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王於啓下手

荅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

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

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

暉恒爲綽請僧設齋轉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禮傳俱通大義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爲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

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撫爲一篇酬荅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軍擢爲南陽王管記隨綽定

州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旣儒
緩衣垂帽落或嗷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
綽以爲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
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値斛律武都出爲兗州
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
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疋以遺
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
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

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
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君子
十卷言甚淺俗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
闕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
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列傳第三十六　　北齊書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七　　北齊書四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奭　韋道遜　睦豫
朱才　荀仲舉　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蜀振鵷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

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彫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騖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illegible]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illegible]學而知之

猶足賢乎已也謂逌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
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
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
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箸論也人多不彊力貧
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
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
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

乎流俗雜怗懘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為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 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

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畜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季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

詰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

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班又奏撰御覽詔班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班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乂太子舍人天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幷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

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
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
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
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
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悠入館亦令撰
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
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
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
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

仁惠鄭州司馬江旴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
陸開明通直郎封孝謇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
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
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
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
酒陽辟彊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
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並
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
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

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愼仕魏歷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禄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矦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別將守滑臺永安初元羅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

渾李象鴻勳竝爲子使除東齊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亭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亭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

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
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葱蒨時
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
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
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
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
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
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
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旣繫名聲之韁鏁就良

工之剖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擿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羡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崐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瑶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翲然清尚解佩捐

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梁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謇齊名

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延明
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釋褐盪逆將軍尒朱仲
遠牒爲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荆州行臺辛
纂上爲行臺郎中尋爲車騎府録事參軍中尉
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
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祖爲中
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
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未
明假寐忽然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

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惚怳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敘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旣而自責

日名為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毋憑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史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請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

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
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
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佳行參軍也旭目之
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
年世宗崩暹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
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録事參軍仍
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
年巳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
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

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穎川又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州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閒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孝謙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

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玆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

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
庄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
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
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
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
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
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
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關
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

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大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畏糧待詔未若龍驤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

有疑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彫獸畫龍
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
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
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
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
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
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
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爲作秦民事異
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

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
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之
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
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虒用紀年魏氏青
龍肇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
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脩德日新廟鼎歌鍾王
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
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
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

[illegible]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滕行山上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乙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録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具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

不言蓋以理絶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
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
金書神經祕録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
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
憑虛之説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
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甞遇其眞徐
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
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旣返還入驪
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

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
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
地黑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
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
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家
出家藥王燔軀波論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
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
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
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

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憇和風而
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
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縛幸且勞經略猶
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瑶池念求珠
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
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
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
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孝謙對曰臣
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

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
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
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
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
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
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
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訥梅
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
邦無闕周禮伏惟陛下昧三坐朝留心政術明

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巳絕東
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
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
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
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
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皐陶不仁自遠但
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黃遂文翁繼爲郡守科
閒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
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

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囚自然蒙理後服
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詠仁
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謙對曰
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
況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臨
乘查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
翟火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
得而妄説但秦穆有道勾甚錫手號公涼德蓐
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

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
遇其時寧關性命之理子胥無首馬遷附下受
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惏律見親擢舩得幸從
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
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
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
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今臣見
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
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

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
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
侯爲梁王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
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
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昻舉
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
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
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
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李廉李漢子渤海

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然後校殺青今所讐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

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
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
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
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
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
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
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
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鎭鄴召入司徒
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

天保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畡金紫光祿大夫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

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平陶縣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乾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部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

事多合禮儀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
同三司世祖崩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
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
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
時年四十九初逖與祖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
契又爲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
以告逖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
自申理珽由此疑逖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逖遂
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絶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

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遜弟營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

遜從子顗字君卿祖歘魏尚書為高祖所殺顗父濟及濟弟琰俱奔江南顗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潁子大寧中卒於司徒司馬顗好文學工草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鄜

州司馬卒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内人莫不忻笑後主即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

獲免屢被免因送建鄴景平還江陵江繹已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翰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為趙州

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司徒録事參軍之推
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
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
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
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
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
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
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
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

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吴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陳乃云吴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

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奥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内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瀍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度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

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葉頽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猒惡於有梁養傳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爲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爲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經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毎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絶域重發釁於蕭牆（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爲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鎩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搤吭嗟將相之骨骾皆屈體於犬羊（臺城陷援軍並問訐二宮致敬於侯景也）武皇

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旣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孝元帝時爲荊州刺史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艅艎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餫於衡陽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並隸荊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爲太子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立嫡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聞王道之

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皆昭明子河東岳陽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殞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胥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以河東不供舡艎乃遣世子方等爲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爲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衆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

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童注錡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雖聦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爲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聚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年十五

[illegible]敷求之不器乃晝地而取名伎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爲郢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爲郢州行事揔攝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任約爲文盛所困厄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莫不變蝯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膽將睥睨於渚宮先憑凌於他道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能進奇護軍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犇虜快其餘毒縲囚膏平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

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剟鬼録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時解衣訖而獲全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觜距之鵰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曰侯景於文為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蓋天道紀大數故文為百日言與公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廛鼖鼓臥而不考景鍾毀而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闃寂而無煙疇

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公主子女見辱見[illegible]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舊顏家巷展白下以流連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遘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永寧公以司徒為大都督撫鳴劒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窣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既斬侯景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齕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

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侯景既走義師採櫓失火燒宮殿蕩盡也指余櫂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宮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謗時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紀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之唱顧甂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

陸納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竚既定以鳴鸞脩東都

之大壯詔司農卿黃文超營殿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

不暢秦兵繼來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自曉

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爲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徒有道而師直翻無

名之不抗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囚

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北於墳籍少於

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剗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

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

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

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拚桐棺之槀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慘恨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御牧羊於海上留釧之妻人銜其斷絶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顔牽痾而就路（時患脚氣）策駑蹇以入關（官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搴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弓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

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日太清之內釁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壓境於江潯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矣以江爲界也獲仁厚之麟角剋儁秀之南金爰衆旅而納主車五百以敻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爲主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

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蓍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彝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呴陽度山載而谷沉侔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昬揚舲於分陜曙結纜於河陰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風飇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 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

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
恧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之仕
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
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
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
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
郎也欵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璣密土納帝令也賀萬乘之
知已秖夜語之見忌寧懷啟之足恃諫譖言之
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而
沸止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搆創痏故侍
中崔季舒等六人以獲誅之推爾日隣禍而

僱流或有毀之推於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後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於厠中褌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爲舊事後主之在宮及使駱提婆母陸氏爲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惜深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繩已譖而出之於是教令昬僻至于滅亡誠怠荒於度政惋驅除之神速嗟平陽之爛熊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幷又不守幷州犇走鄴向寔未改於弦望遂及都而

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己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故無此物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輦轂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犇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幷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之推為平原郡據河津以為犇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道於善鄰約以鄴下一戰不尅當與之推入陳不奢寄公之

禮願爲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矯陰陳而陽親信諂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陳閒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舡度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筭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陽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爲亡國之人鳥焚林而鍛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

於天眞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
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旣銜石以塡海終荷戟
以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
於草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劒莫
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
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淸塵此窮
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
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
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錄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眞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竝早以文學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於家道建天保末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黃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

加通直常侍

江旰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書旰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淮南爲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業終於都官尚書

睦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

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
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都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
常侍副袁奭入朝莊敗留鄴稍遷國子博士諫
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
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
劇飲齧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
其故荅云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麈尾耳入館

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槩交款槩死仲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慤字仁祖梁上黄矦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内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

自袁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

楊柳月中踈爲知音所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列傳第三十七　北齊書四十五